

《心兽（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赫塔米勒长篇小说代表作）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0年09月01日

开本：大32开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214064462

丛书名：赫塔·米勒作品系列

编辑推荐

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·米勒作品集首次登陆中国

十部作品，震撼上市！

翻译阵容超级豪华，齐集全国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家。

这是一场庄严的阅读仪式，还是一次华丽的黑色冒险？

米勒的语言具有无可匹敌的质感、奇幻以及穿透力，带你领略文字的“诗性与残酷美”。

《心兽》是赫塔·米勒的长篇小说代表作。

“说不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写下来。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行动，一种由脑至手的劳作。”

——赫塔·米勒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

“赫塔·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，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。”

——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

父亲在园子里锄着夏天。孩子站在菜畦边想：父亲懂得生活窍门。因为父亲将他的愧疚植在*蠢的草里，然后把它们锄掉。

卫兵手中的青李子乌黑如夜空。

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，因为爱会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。

天边的云宛如犁过的地里一滩滩的积雪。冬天的太阳有牙齿。

内容简介

米勒的长篇代表作，台湾的译法是《风中绿李》。

1980年，年轻女孩萝拉离开了贫穷偏僻的小村庄，去大城市上大学，和五个女孩住在拥挤简陋的宿舍里。为了逃避灰暗现实，她随意与各种男人发生关系，有工人，有体育老师。但是，她最终没能逃出她的生活，某一天她被发现自尽于宿舍。她的朋友不相信她会自杀，想找到事实真相。

他们成立秘密小组，写诗，记录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日常生活。不久他们也被盯上，暴力逐渐降临...

作者简介

赫塔·米勒女，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。1987年与丈夫、小说家理查德·瓦格移居西德，现常居柏林。1982年，处女作、短篇小说集《低地》出版。她曾多次获得德国的文学奖项。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如果我们沉默，别人会不舒服，埃德加说，如果我们说话，别人会觉得可笑。

我们面对照片在地上坐得太久。我的双腿坐麻木了。

我们用口中的词就像用草中的脚那样乱踩。用沉默也一样。

埃德加默然。

今天我无法想象一座坟墓。只能想象一根腰带，一扇窗，一个瘤子和一条绳子。我觉得，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。

谁要是听见你这话，埃德加说，准以为你疯了。

在我看来，每一个死人仿佛都留下来一袋子词。我总是想起理发师和指甲剪，因为死人不再需要。还有，死人永远不会再掉一粒纽扣。

独裁者是一个错误，死去的人对这句话的体会也许跟我们不一样，埃德加说。

他们有证据，因为我们甚至对自己而言都是一个错误。因为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国家战战兢兢地行走、吃、睡、爱一个人，直到重新需要理发师和指甲剪。

一个人，如果只是为了行走、吃、睡、爱一个人而制造坟墓，埃德加说，那么他的错比我们的还大。他是一个对所有人的错，一个主宰一切的错。

脑中长草。我们开口说话，草就被割。我们沉默，也一样。一茬又一茬，想长就长。然而我们还是幸运的。

萝拉从南边来，从她身上可以发现一个没有脱贫的地域。我不知道从哪里，或许从颧骨上，嘴边，眼睛里。这种事情说不清道不白，一个地域也罢，一张脸也罢。这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没有脱贫，每张脸上也一样。可是萝拉来的地方，一如人们从她的颧骨、嘴边和眼里所看到的，也许更穷一些。地域多于风景。

贫瘠吞噬了一切，萝拉写道，除了羊、瓜和桑树。

如果我们沉默，别人会不舒服，埃德加说，如果我们说话，别人会觉得可笑。

我们面对照片在地上坐得太久。我的双腿坐麻木了。

我们用口中的词就像用草中的脚那样乱踩。用沉默也一样。埃德加默然。今天我无法想象一座坟墓。只能想象一根腰带，一扇窗，一个瘤子和一条绳子。我觉得，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。谁要是听见你这话，埃德加说，准以为你疯了。在我看来，每一个死人仿佛都留下来一袋子词。我总是想起理发师和指甲剪，因为死人不再需要。还有，死人永远不会再掉一粒纽扣。

独裁者是一个错误，死去的人对这句话的体会也许跟我们不一样，埃德加说。他们有证据，因为我们甚至对自己而言都是一个错误。因为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国家战战兢兢地行走、吃、睡、爱一个人，直到重新需要理发师和指甲剪。一个人，如果只是为了行走、吃、睡、爱一个人而制造坟墓，埃德加说，那么他的错比我们的还大。他是一个对所有人的错，一个主宰一切的错。脑中长草。我们开口说话，草就被割。我们沉默，也一样。一茬又一茬，想长就长。然而我们还是幸运的。

萝拉从南边来，从她身上可以发现一个没有脱贫的地域。我不知道从哪里，或许从颧骨上，嘴边，眼睛里。这种事情说不清道不白，一个地域也罢，一张脸也罢。这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没有脱贫，每张脸上也一样。可是萝拉来的地方，一如人们从她的颧骨、嘴边和眼里所看到的，也许更穷一些。地域多于风景。

贫瘠吞噬了一切，萝拉写道，除了羊、瓜和桑树。但不是贫瘠驱使萝拉进城来的。我学什么，贫瘠无所谓，萝拉在本子里写道。贫瘠察觉不到，我知道多少。只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也就是说我是谁。在城里一定要有所作为，萝拉写道，四年后返乡。但不是走在下面尘土飞扬的路上，而是在上面，穿行于桑树的枝间。

城里也有桑树。但是外边街上没有。桑树在内院里。在少数内院里。只有老人的院子里有桑树。树下搁着一把原是屋里坐的椅子。丝绒软垫的椅座。可那丝绒上斑斑点点的，撕破了口子。一束干草从下面将破洞堵住。草被坐扁了。椅座下面像是拖着一条辫子。走近这把被淘汰的椅子，辫子上一根一根的草茎依稀可见。而且它们曾经绿过。

在种着桑树的院子里，阴影如同一片闲静，罩在椅子上坐着的那张苍老的脸上。说如同闲静，是因为我不期而至来到这些个院落，而且难得再来。难得的是一缕阳光从树梢笔直地照在那张苍老的脸上，一个遥远的地域。我的目光沿着那束光移下又移上。一阵寒意袭上脊背，因为这份闲静并非源于桑树的枝条，而是来自脸上眼睛里的寂寞。我不想让人看见我在这些院子里。问我在这里干什么。我干的不比我眼前的这些东西多。我久久凝视着桑树。然后，在我离开前，又看了看坐在椅子上的脸。脸上写着一个地域。我看见一个年轻的男人或一个年轻的女人离开那个地域，扛着一根装在袋子里的桑树。我在城里的院落中见过不少带出来的桑树。

后来我在萝拉的本子里读到：从那个地域搬出来的东西，又搬到了脸上。

萝拉想学四年俄语。入学考试不难，因为名额足够，大学里的名额跟全国学校里的一样多。俄语是少数人的志愿。志愿很难，萝拉写道，目的比较容易。一个上大学的男人，萝拉写道，指甲干净。四年后他跟我同行，因为这样的人明白，到了村里他就是个人物。理发师上门来，到了门口脱鞋。永别了，羊，萝拉写道，永别了，瓜，只要桑树，因为我们都有树叶。

一个小小的四角形作为房间，一扇窗，六个女孩，六张床，每张床下一个箱子。门边有个壁橱，一个扩音器安在门上方的天花板上。工人合唱队从天花板唱到墙，从墙唱到床，直至夜幕降临。然后他们安静下来，就像窗前这条街以及外边那个无人穿越、乱蓬蓬的公园。每个宿舍里像这样小小的四角形房间有四十个。

有人说，扩音器看得见听得到我们所做的一切。六个女孩的衣裙紧紧地挤挂在壁橱里。萝拉的最少。她穿大家的衣服。女孩们的长统袜躺在床下的箱子里。有人唱道：妈妈说 如果我嫁人 她就给我 二十个大枕头 统统装满蚊子 二十个小枕头 统统装满蚂蚁 二十个软枕头 统统装满败叶 而萝拉正坐在床边地上开箱子。在长统袜子堆里翻寻着，把搅作一团的大腿、脚趾和脚踵举到面前，一松手，任其散落在地上。萝拉的手颤抖着，眼睛不止脸上那两个。两手空空，手也不止空中这一双。空中林立的手几乎和地上躺着的长统袜子一样多。眼睛、手和长统袜无法在一首隔着两张床的歌声中相容。一个前额上有一道愁纹的小脑袋，轻晃着站在当地唱歌。愁纹顷刻间又从歌中消失了。

每张床下面立着一个箱子，里面是乱成一团的长统棉袜。全国都管这叫专利长统袜。这种专利长统袜是给那些想要光滑、薄雾般的连袜裤的女孩们穿的。女孩们还想要发蜡

、睫毛膏和指甲油。床上枕头底下放着六个睫毛膏盒子。六个女孩子吐一口唾沫到盒子里，拿牙签搅一搅，搅到烟盒糊糊粘到牙签上为止。然后她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。牙签在眼帘上摩刮着，睫毛变得又黑又粗。可是一个小时后，睫毛上就显现灰色的缝隙。唾液干了，烟盒落到了颊上。

女孩们要颊上的烟盒、脸上的睫毛烟盒，可是再也不要工厂的烟盒了。只想要很多很多薄雾连袜裤，因为这种袜子太容易抽丝了，女孩们不得不在脚踝和腿部将漏针捉住。用指甲油将漏针捉住、粘住。一位先生的衬衫要保持洁白不容易。如果他四年后跟我回乡，那就是我的爱了。如果他穿着白衬衫在村里行走有本事让路人艳羡，那就是我的爱了。如果他是一个体面人，理发师上门来，到了门口脱鞋，那就是我的爱了。在跳蚤跳来跳去的脏地方保持衬衫的白净不容易，萝拉写道。萝拉说，连树皮上都有跳蚤。有人说，那不是跳蚤，是虱子，蚜虫。萝拉写入本子：木虱更可怕。有人说，它们不犯人，因为人没有叶子。萝拉写道，它们什么都犯，太阳热辣辣一晒，连风也犯。而叶子我们都有。如果人不再长个子了，就掉叶子，因为童年过去了。如果人干瘪了，叶子就又回来了，因为爱情过去了。叶子想长就长，萝拉写道，像深草。村里有两三个孩子没有叶子，他们有一个大童年。他们是独生子女，父母都念过书。木虱让大孩子变成小孩子，让四岁的变成三岁的，三岁的变成一岁的。还有一个半岁的，萝拉写道，还有一个新生儿。木虱造的兄弟姐妹越多，童年就越小。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